

吳玉帥與我

楊森

襄河中伏鄂西涉險

吳玉帥（佩孚）以一名窮秀才的出身，在蓬萊家鄉得罪了土豪劣紳，立不住腳，跑到北京攬測字攤，賣卜爲生。聽他堂兄的勸，投入聶士成所統率的武衛左軍，當一名戈什哈，等於是個勤務兵。其後獲得同營一名文案郭樑丞賞識，跟他拜把子，結爲異姓兄弟，又設法送他進軍校。自此一帆風順，由候差員而排長、隊官、管帶。他當管帶的時候，往後的河南督軍張福來，正是他的督隊官（營附）。

一直升到砲兵團長，副官長，駐防湖南岳州，有一次他代表曹錕到長沙開會，即席發表演說，獲得湘督湯壽潛的器重。湯壽潛向曹錕借將，使得第三師長曹錕對他另眼相看，不次擢升，他後來當到了素稱北洋勁旅的第三師長，充任北洋軍大舉南侵的先鋒。陷長沙，下衡陽，自此在衡陽駐防，但他却和湘軍將領交歡，跟革命軍聲息相通。於是他的思想行動不然改變，成了最富

革命精神的北洋軍閥首要之一。

他在湘南舉足輕重，因而發表息爭禦侮，請求撤防的通電，然後逕行回師北上，引起直皖戰爭。吳佩孚肅清禍國殃民的安福系，推翻主張武力統一的段祺瑞，獲得全國軍民一致喝采。英、美、法、日和蘇聯，都讚美他是個奇男子，中國最有希望的人物。

吳佩孚自此成爲直系軍閥的巨擘，統十萬雄兵，虎踞洛陽。一次直奉之役，打敗氣餒薰天的張作霖。二次直奉戰爭，却被馮玉祥臨陣倒戈，一敗塗地。收拾殘餘人馬回武漢，經他一手提拔的部將湖北督軍蕭耀南竟拒絕入境，是我以大義支持，使蕭耀南容他泛舟黃州，後來趙恒惕約他到岳州作客，十四省聯軍討奉，他又出山。但却尼於河南，心情十分沉重。國民革命軍北伐，他的部隊散駐湖北、河南兩省，曾經和革命軍、奉軍兩路交鋒，連打兩次硬仗，結果是全軍覆沒，僅以身免。吳佩孚敗走南陽，放眼四顧，天下滔滔，這位中外聞名，炙手可熱的軍威上將軍，兩

次挫敗，終於淪爲走投無路的天涯通逃客。

這是民國十六年六月間的事。

一度傷心絕望，企圖入山披剃，落髮爲僧，經吳夫人張佩蘭女士力勸而後止。吳佩孚在四面楚歌的嚴重危急關頭，作了個大膽的決定，他要入川，投奔我楊某人。

從南陽進四川，放着大路他不能走，因爲北方的奉軍和南方的革命軍，俱有「請君入甕」、「生擒活捉」的部署。往西走小路，要通過時已接受西北軍總司令的張聯陞防區。吳佩孚走這條路唯一的把握，祇是張聯陞會由他一手提拔，不幾天前，還是他部下的一名軍長。因此，吳佩孚一面硬着頭皮，自南陽直奔襄樊，一面派人去向他的老部下借道。請張聯陞准他渡過襄河，放他一條生路，逃到四川，找我楊森去。

吳佩孚一行方走到灰店鋪，秘書長張其鑑性急，先行一步，途中遇匪，被土匪一槍打死。吳佩孚悽悽惶惶，不敢停留，只好再往前奔。

前此派到老河口的代表這時候回來了，向吳佩孚報告：「張聯陞很够朋友，他說馮玉祥要活捉玉帥，我不能不服從。可是玉帥只管放心過河，讓我假打一陣，朝天放幾槍，好跟馮總司令交差，斷乎不會傷到誰的。」

吳佩孚信以為真，晝夜渡河，船到襄河中央，轟地兩岸槍聲四起，子彈就在頭上噹噹飛過。吳佩孚大吃一驚，心裏明白這決不是「假打一陣」，張聯陞顯然是存心要他的命，向他的新主子報功。但是人船都在中流，無法折回，唯有拼命衝過槍林彈雨，好不容易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險到了王家集，總算渡過了襄河。一上岸，便趕緊落荒而走。

張聯陞在襄河設伏，邀擊吳佩孚於中流。這一仗，打死了吳佩孚的殘部三十八人，還有幾位官長落水被擒，輜重彈藥全部丟光。危急中潰散的官兵更不計其數。

根據後來張聯陞向馮玉祥報功的電報，證明他是真打。他派一旅重兵圍堵被他誘入襄河的老上司，一心置吳佩孚於死地。從老河口到襄陽，一百八十里長的河道全部加以嚴密封鎖。

在王家集突圍，是身經百戰的常勝將軍吳佩孚，平生最狼狽的一戰，從此他專挑人迹罕到的深山峻嶺走，經歇馬河、馬良坪而抵興山。這一條路上，正是大股土匪盤踞的鄂西山區，駐軍和官廳的力量從未企及，因而成爲出了名的「土匪路」。祇是因爲當時我正駐防萬縣，坐鎮下川東，經常率領大軍，出入鄂西，所以這些土匪對我不無忌憚。他們聽說吳佩孚是來投奔我的，一路

照料得很週到，派人帶路，供給糧秣。每到一處山寨，就由寨主親出迎迓，請進梁山寨裏去住。

到興山，方由吳佩孚的參謀長張方巖，打了一個電報給我。電報中備述吳佩孚目前處境之艱難，不亞於被困垓下，難渡烏江的楚霸王。尤其搶渡襄河猝然中伏這一仗，能够逃得出來等於是鋒鏑餘生，再世爲人。吳佩孚知道天地雖寬，但却偏偏不能容他存身，連自己栽培提拔的老部下都要活捉他去請賞，他却一心一意投奔於並無主從關係的我，其原因之所在是吳佩孚瞭解我的爲人，他說我一向最重感情，顧全友道，許我爲當今之血性男兒。因此，張方巖請我念在舊日友誼份上，當此生死存亡關頭，慨然加以援手。

這封電報來了，真使我爲難之至。因爲吳佩孚應該曉得，當時我已蒙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委任爲第二十軍軍長。昔日之友，乃成今日之敵，因爲吳佩孚是由國民政府明令通緝的。更何況，四川一省正值羣雄割據，情勢複雜，我若貿貿然的准他入川，是否能獲得川中各軍要的諒解，那還在未定之天。倘若他們以奉命捉拿吳佩孚爲藉口，趁機對我羣起而攻之，那麼，我可能連立身的根基都會發生問題。

我的處境左右為難

但是繼而一想，當年我失敗出川，吳佩孚以朋友之道待我，送錢送槍，幾度支援，促成我規復失地，重整事業。那時候，吳佩孚是叱咤風雲，遙控北府的直系領袖，帳前擁有百萬雄兵，而我祇不過是敗出川中的一員省長兼督軍，無錢無

勢，離鄉背井。在洛陽我親見豫督張福來，那麼顯赫的人物，在他面前也只是垂手肅立，連聲喏喏。然而他對我却禮敬有加，奉爲上賓。「人生得一知己，死而無憾」。像吳佩孚，不管他怎樣窮通勝負，我認爲他是我的生平知己之一。如今他潦倒狼狽至此，他什麼地方都不去，獨獨冒死往我的防區而來，很顯然的，他不也是把我視爲當時唯一的知己嗎？

於是我召集部下開會，先聽聽他們的意見。會議中，沒有一個人贊成接納吳佩孚入川，倒是有些人主張，把吳佩孚抓了來，押解到南京國民政府獻功。

作結論時，我正色的說：

「以我和吳佩孚的私交而言，我絕不能這樣做。而且，『君子不乘人之危』，古有明訓。現在，我決定歡迎吳氏入川，給他妥善的招待。至於國民政府方面，我自會打電報去呈明 蔣總司令，說明我個人必須顧全友道的苦衷。」

會議結束，吳佩孚本人和駐巫山的我部旅長白駒，同時拍來兩封電報。吳電是說：我已無路可走，不論我允許與否，他都只有入川之一途。白則謂：吳佩孚已經派人到巫山，徵詢我對他的態度究竟如何？

我當即覆電吳氏，表示歡迎，同時電令白旅長，告訴他我的態度，並且叫他充份供給吳氏部下的糧秣，並且代我好生接待貴賓。

同時，我把種種經過和我的苦衷，拍電呈報蔣總司令，懇切說明我處理這件事情的動機和經過。

從鄂西的興山到川東巫山，路程不遠，但却由於山巒起伏，鳥道險巖，通常都要走上七八天。我自己擁有一條大輪船，可以乘坐一二千人。但是我怕巫山地方太小，排不開熱烈歡迎吳玉帥的場面，因此我再往前走，把船開到鄂西的秭歸，在西門外二十里路的地方，正好迎上了僕僕風塵，狼狽不堪的吳玉帥。

我們在江濱相見，吳玉帥一看到我，歡慰已極。他緊緊的握住我的手，連聲的說：

「真想不到，在我如此患難之中，還有你這樣熱心腸的朋友，使我感到人世間畢竟也有溫暖。」

我問及他這一路上的情形，他一一敘述，對於張秘書長的猝死，他顯然非常傷心。我回想在洛陽和張其鎰的一席長談，不禁也有深切的悵觸。

他把張氏夫人請出來，和我見了面，暢敘契濶，不勝欷歔。我請他們兩夫婦，以及張參謀長以次，吳部僅存的一些職官和衛隊，全部登輪。當晚，江上風清，我備了一桌酒席，親自把盞，宴請吳氏夫婦和他的高級僚屬。這一路披星戴月，不勝風霜跋涉之苦。吳氏一杯在手，望了望我，淒然的說：

「前幾天到了興山，我仍有前程茫茫，無所適從之感。當時我只有一個想頭，就是子惠老弟和我肝膽相照，他決不是賣友求榮，落井下石的人。」

我向他稱謝，並且趁此機會，把我目前的處境，婉轉向他透露一點。同時我更坦白的告訴他說：我已將他入川之事拍電報呈報 蔣總司令。

他稱讚我：認為我這樣做人適足以表示大丈夫胸襟磊落、公私分明。吳玉帥接着又說，他這次入川，等於是逃難，他向我保證，絕對不在四川從事政治活動。同時他為顧念我的處境，甘願向全國人民拍一個通電，表明心跡，免得增加我的困難。

我說這樣當然更好，不過電稿擬就以後，我建議他改動幾個字。譬如，對他此次入川目的，我請他改為「遊歷及休養」。不從事政治活動，則謂為「不聞理亂」。他當即表示接受，而且一再的向我稱謝。

舟抵巴東，又過巫峽，我陪吳佩孚一行遊覽三峽風光。在瞿塘。吳氏詩興大發，還作了秋興八首。

將抵夔門，江流陡窄，兩岸巖岩，峭削壁立。我向吳氏提起我上次出川所遭遇的危險，如何難在敵軍之中奔逐，如何搶舟，如何過灘，如何覆舟遇救？吳氏對於我當時的急智，頗加讚許。

我安排吳氏住在白帝城，一方面因為當地風景絕佳，是真正游歷休養的好處所。一方面則因當地有一幢很寬敞的二樓住宅，可供吳氏住用。張氏夫人，有我的太太陪伴，有說有笑，十分熱鬧。那些幕僚衛士，一路忍饑耐苦，我給他們天天打牙祭，以示慰勞。使他們歡天喜地，聲聲道謝。

訪我遇雨成落湯鷄

吳佩孚在白帝城定居沒有幾天，沿途離散的所部官兵，紛紛來集，幕僚部隊，總計有兩千多。他們仍還穿着夏季的單薄衣服。我不讓吳氏人

曉得，先替他補發了五萬元的軍餉，再以全新的棉衣被褥，將他的部隊整補得煥然一新。一應巨細事務，全部由我親手處理。我一直等到諸事辦妥，因為萬縣公務繁冗，我非得回去不可了。我向吳氏告辭，再三叮嚀：

「倘有任何需要，任何事情，玉帥只管吩咐，我一定照辦不誤。」

回到萬縣，立刻打電報給 蔣總司令報告吳佩孚目前的情況，以及我方招待的種種。不日，蔣總司令的覆電來了。領袖心胸，確是與眾不同。他指示我說：吳氏入川，可以招待。直到這時，我久懸着一顆心，方始輕輕放下。再過幾天，總司令部的朋友們來電說一些中央要人，私下還曾表示，楊某人確實很講義氣，够朋友，言下之意，對我並不責怪。

吳氏在白帝城住了半年，都已經過了陰曆年了，我想白帝城名勝古迹雖多，終究是鄉間，住了唯恐他覺得不慣。因即便想把他接到萬縣，也好日夕盤桓。我將這個意思向吳氏一說，他欣然首肯。於是我便開始為他找房子。

離萬縣二十里處，有一所楊家花園，亭臺樓閣，花木扶疏，頗饒園林之勝。我原先在那裏辦了一所軍官學校，現在為了招待吳佩孚，我便將學校遷往他處，稍加修葺，移充吳氏和他僚屬部衆的住處。

十七年春，我派船迎接吳氏和他的部屬，浩浩蕩蕩，駛來萬縣。自從吳佩孚一進四川，他一切的開支不說，就是他幕僚部隊的新津糧秣被服彈藥，一概都由我從優供應。吳氏遷來萬縣，每每

喜歡到附近各處遊山玩水，我特地替他換了一乘新轎，多備若干馬匹，使他可以隨時帶着衛士，徜徉於山水之間。吳氏嗜酒，他對重慶的滄酒特別感興趣，一杯在手，總是讚不絕口。我便派人去重慶大量採購，備他飲用。酒後每有詩興，我又請萬縣附近的耆彥名流，經常陪他詩酒留連，互爲唱和。張氏夫人閑來無事，打上了麻將，我的太太因爲我家家教的關係，不諳此道，但却少不得要替她找牌搭子，有時通宵達旦，玩得十分盡興。

吳佩孚自出蓬萊故鄉，半生戎馬，半生政治，真正落得清閑逍遙，自由自在，也唯有我招待他住在萬縣的那段期間。有一陣子他想重理舊業，多讀些書，開了一張長長的書單子給我，我的副官竟在萬縣買不齊，只好派專人到重慶去照單全買。

在那一段時期，吳氏夫婦和我家人，往還十分親密。他常到我家便飯，和我談天說地，論古道今。吳氏先在故鄉娶了李氏夫人，當管帶時又娶了長春張氏。李氏夫人早死，張夫人也始終不曾生育，因此他竟無嗣，以他令弟文孚的一子承祧。張氏夫人有一位弟弟，也就是吳氏的妻舅，一向都在吳氏的幕中，他有一個四五歲的男孩，很得吳氏鍾愛，常常親自抱着他，四出遊玩。

有一天，大雨傾盆，我家裏正在開中飯，忽然看見吳佩孚手中抱了一個孩子，兩個人的身上都淋得通濕，畢直走向我家飯廳。當時我不免一驚，連忙上前問他：出了什麼事情？

他還沒有開口，自己就先就笑了。因爲那天中

午，他突然想起要來看我，連衛士都沒有帶，懷中一抱他那位內侄，騎四馬，蹄聲得得的進城。沒想到途中忽遇大雨，當他策馬涉河而過時，座騎失足，於是大小兩人全都滾落河中，成了一對落湯鷄。

吳佩孚在萬縣小住，嚴格遵守他那一通「不聞理亂」的通電，對於國家大事，一概不聞不問。然而他的目標太大，許多野心政客，都想利用他的聲望，作爲政治資本。於是萬縣又有各方代表麇集，使得吳氏的寧靜生活，大受困擾。一日，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荒城二郎少將，和海軍駐滬特務機關長佐藤秀大佐，帶了十五六名將校，從宜昌乘小型兵艦專程訪吳。他們聲稱願意協助吳氏東山再起，開出兩項支援諾言。一、貸予私人借款一百萬元。二、奉送步槍十萬支、山砲五百門、機關槍二千挺，連同彈藥，用小型艦隻分批運入四川。

吳佩孚的答覆是一句「那又何必」，他又解釋的說：

「我過去有槍不止十萬，有錢不下百萬，其結果我仍還是兵敗如山倒。由此可見，天下事的成敗利鈍，並不在乎有若干支槍，有若干萬塊錢。中國人的事情應該由中國人自己了，外人盛意，敬謝不敏。」

丈二長一幅巨竹圖

這時候吳氏對於四方來客，已經感到很不耐煩了。有一天，我陪他渡江往游岑公洞，岑公名道源，是江寧人，他在隋煬帝大業年間避亂來萬

縣，從此僑寓不去。岑公洞石壁上鑄有陸放翁的一句詩：「水作珠簾月作鉤。」

吳佩孚在這一帶留連徘徊，問明白了岑公洞的掌故，他突然面有得色的說：

「我正想歸隱深山大澤，步岑公的後塵。」

從此，他一再向我要求，要離開萬縣，遠避塵囂，專心靜修，大有入山唯恐不深之概。我爲尊重他的意向，只好請他移居川北大竹，當然，那邊也是我的防區。

我送了他幾萬元路費，讓他率部自萬縣出發，一路遨遊山水，慢慢的走到大竹。我給他在大竹安排的廬所，是一幢五開間七進的華屋，名曰「芝蘭堂」。吳氏率眷住最後一進，有一大間起居室，中置長几，專供吳氏揮毫之用。兩側廂房，住的都是衛隊。

吳氏從萬縣啓程到大竹，沿途所見都是一叢叢蒼翠欲滴的竹林，而大竹附近竹林甚多。大竹之竹給了吳佩孚靈感，他從此開始作畫，所畫的都是竹子。每成一幅，也是一字不易的在畫上題這兩句詩：

「彭公畫梅我畫竹。」

此友千秋思不足。」

這是以以遜清中興名臣彭剛直（玉壘）自況。大竹縣的那些紳糧，久聞吳佩孚的大名，相偕央懇吳氏畫一幅丈二巨竹，以備刻石題詠，永留紀念。

吳佩孚欣然應允，就在我爲他備就的長几上，勾描塗抹，畫成他一生中最上精品的傑作。這幅巨畫畫好不久，我統率聯軍攻打重慶，却被劉

湘施用銀彈攻勢，收買叛將，使我馬失前蹄，進退維谷。

正當我在重慶前線情勢危殆，鄧錫侯的部將羅澤周乘機進襲大竹，他把吳佩孚衛隊的槍械全部搶光。吳佩孚早在萬縣的時候，部眾走的走，逃的逃，兩千多人馬只剩下一半。到大竹經此大變，就祇有百十位幕僚軍官，和百十名忠心衛隊追隨不舍了。吳氏以安全堪虞，唯有往北落荒而走。跑到綏定劉存厚的防區。那一幅丈二巨畫，也就落到大竹一位紳糧之手。

我聽說羅澤周搶了吳玉帥的槍，心中非常氣忿，打電報給羅澤周，責他不該趁人之危，做出這種乘火打劫，罔顧道義的事情。那羅澤周真是臉皮厚，他回電給我，飾詞巧辯。他說：「吳玉帥的槍支留着也沒有用，又何妨轉送給我？」

吳佩孚逃出大竹，急急向綏定進發。綏定是劉存厚的防區，他當軍長，他的弟弟劉肇乾當師長，兩兄弟合起來，實力也不過是萬把人。他由於兵微將寡，見到吳佩孚就駭怕，不敢開門迎納，他請吳佩孚駐在綏定城外的檀木場玉皇山。後來，又搬到河市塢大興寺，在那裏定居了一個時期。

不久，國民政府完成統一大業，全中國的疆土上，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遍地飛揚。劉存厚是老軍官，他所駐之地一直懸掛五色旗，這時候他知道自己再也站不住腳了，於是他把他所有的部隊都交給他弟弟劉肇乾，宣告下野。

民國十九年，汪精衛在北平召開擴大會議，馮玉祥在陝西河南集結重兵，公然反抗中央，陰謀叛變。我鑒於全國方告統一，國家民族前途正

有希望的時候，實不願分崩離析的局面重演。我一向勇於任事，認真負責，既然接受了中央的任命，我便深感有為國家討逆的職責，因此我上電蔣主席，自動請纓，願自川北出兵平亂。蔣主席曾在南京和隴海路前線的柳河列車行營，兩次召見我部代表李寰，任我為川陝邊防司令，仍兼第二十軍軍長。他指示我軍應向陝南行動，側擊馮玉祥軍的後路，以便和隴海線上的中央軍兩面夾擊，澈底將馮部消滅。

接到命令，我很興奮，立刻佈置大軍出發。就在這時，李寰又來電報，他說當時有人向中央獻策，提出了一個很高明的意見：請段祺瑞和吳佩孚到南京去，一方面可以表明中央優容舊敵，禮重賢能。另一方面，就討馮軍事來說，吳氏亦可能有良好的貢獻。

這個意見的高明之處有二：其一是北洋軍閥巨擘，當時只剩下段祺瑞和吳佩孚兩人，在國人心目中印象比較良好。而他們往昔擁有的舊部，雖已星散四方，但若運用得法，未始不可起一些向心作用。其二是吳馮向稱死敵，段祺瑞對那位「倒戈將軍」尤表厭惡，利用段吳，亦可給予馮玉祥很大的打擊。

為國家前途，為吳佩孚本人，我對這件舉措非常之興奮。不久，李寰的電報接連着拍來，先有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馬福祥邀宴川軍各將領駐京代表，傳達財政部長孔祥熙的意思，說是蔣主席有意邀請吳佩孚入京，以便諮詢顧問，希望川軍各將領儘量協助，使他早日成行。尤其懇切託我特別盡力，因為我和吳氏的交誼，非同泛泛。

蔣主席接他赴南京

收到這一個電報，我真為吳氏額手稱慶，立刻將原電轉達吳氏，請他早作準備。同時我又分電川中各將領，請大家仰體中央意旨，共同促使這樁美事實現。然後，我更派人往謁吳佩孚，問他有什麼需要？可以隨時通知我，我當為他妥善準備。

正在興沖沖的忙着，好消息接二連三的傳來，李寰迭次來電說：段祺瑞已從天津到了南京，中央待他非常禮遇，謙尊而光，李寰又說：蔣主席為了迎吳入京，親自召宴川中將領代表，席中說明業已派杜錫珪乘兵艦赴宜昌迎候，要我和劉湘、劉存厚、鄧錫侯、田頌堯等就近協助照料。語意之間，蔣主席特別要我設法促其成行。

得到這樣明確的指示，我立即轉達吳氏，問明白他啓程日期，電呈蔣主席。另則派人到綏定，為他妥善準備一切，伴他同行。什麼事情都辦得舒舒齊齊，我正等候吳氏安抵南京的電報，突然，劉湘部下扼守萬縣的師長王陵基，竟毫無理由的橫加阻撓，不許吳氏過境。吳氏無兵無勇，左盤右折，終不得接近長江岸邊，於是他十分惆悵的折回綏定。

白白的忙了好一陣，結果是一場空歡喜。吳氏最後一次為國家盡力的機會，就此莫名其妙的輕易斷送。我聞訊之後，不禁搖頭慨嘆，憤懣不置。直到如今回想起這件事，我都會恨恨的猛一躁腳。

至於討馮軍事，不久由於馮玉祥凜于中央兩

路夾擊的戰略，為免遭受腹背受敵，全軍覆滅的噩運，向中樞承認錯誤，晉京請罪。蔣主席不但加不深究，並且任他為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。北伐成功以迄抗戰，蔣主席為國家民族忍辱負重，他所表現的恢宏氣度，實在不是常人所易於想像的。

一直到二十年春天，我把廣安附近八廟，建設得很像樣了，我派專使到宣漢的下八廟，邀請吳佩孚到我故鄉一遊。記得他是五月卅日乘船駛抵廣安的。我率領文武官員，和當地的名流耆彥，一直迎出郊外。廣安縣民夙慕吳氏威名，小城萬人空巷，夾道歡迎。我在司令部裏舉行了一個茶話會，由當地軍民代表參加，使他們也得瞻仰吳氏的風采。

吳佩孚少年時期曾有美男子之名，他北人南相，五官端正，兩眼特別炯炯有神。開府洛陽時期，更添了一份英武與凝重，民國二十年他五十八歲，身體強健如昔，只是由於心情悵鬱，酒喝得多，昔年英氣難免有點消滅。

他在茶話會上致詞，語多親切，神情也很興奮，我知道他是因為到了我故鄉的關係。他盛讚地方市政建設，燦然具備，街道房屋，整齊清潔。他曾引禮記說：入其國其教可知，我今天看到子惠老弟領導的家鄉建設種種，突飛猛晉，我亦知其教矣。

午餐後，參觀廣安縣立中學，那裏是紫金書院舊址，也是我十二歲後讀小學的地方。當時侍游吳氏的父老，向他詳細說明縣立中學的歷史淵源，並且提起當年這裏還是縣立小學時，師生中頗出了些人才。吳氏說：胡駿是翰林，又是致力

修川漢鐵路的真知灼見者。顧鰲，是以擁護洪倡憲皇帝著名的六君子之一，蒲伯英在辛亥革命時是四川保路同志會的領袖，當過內務次長和北平市政督辦，如今再加上子惠老弟，文治武功，冠絕全川，貴縣真是得天獨厚，人才輩出啊。

我聽了，連稱不敢當不敢當，吳氏笑着對我說：

「說來我和貴縣真是有緣，你看，你們貴縣這四位大老佬，不都是我的好朋友嗎？」

這時，全校師生已經齊集大操場上，吳氏被請上臺演說。他講的是：「教育之體用和禮教的功效」，語語中肯，感人至深。對於我縣青年學子的愛護之情，洋溢於字裏行間。這一篇講稿的全文，後來還曾收入吳氏的「蓬萊講話錄」。

二十年六月五日，他又應廣安吳氏宗祠公宴，即席演說吳姓之淵源，勉勵族人對國家和家族有所貢獻。講演完了舉行會餐，那天他的興緻很高，問了許多地方政情，以及民間對我的口碑。次日由我和胞弟懋修，傳三奉陪，往遊靜邊寺，承他在先父先母墓前行禮，並且遊行一週，勘察地脈。先父母墓址在鐵碑坎，也曾有堪輿家來看過，說是這塊地方脈真穴正，山清水秀，的確是一處佳壤。其實呢，墓址是我二弟懋修自己作主選的，事前並不會請人勘察。吳佩孚對於風水頗有研究，他也很讚賞懋修選得高明。

六月七日到了我幼時啟蒙處的龍臺寺，那一對兩丈高的石獅赫然仍在，吳氏在寺前排徊良久，盛讚這兩隻石獅真是今古奇觀。他說他足跡遍歷北，什麼名山古剎都會到過，從未曾見有這

麼大的石獅子。

暢遊廣安我的故鄉

他頻頻問我，幾百年前單憑人力，如此浩大的工程，是怎麼樣完成的？我向他說明當年工程情形，他連聲的道：「這真了不起，了不起！」沉吟俄頃，他又眼望着我，語重心長的說：「子惠老弟氣魄雄壯，任重道遠。你對於中國，對於四川，都要像這一對石獅子一樣。我只希望睡獅快快睡醒，發聲吼，一鳴驚人，千萬不要老是躺在這裏，終老故鄉。」

我聽完他的話，不禁肅然起敬。我曉得他是在借這一處「今古奇觀」，在對我加以鞭策。然而細細思量，像吳佩孚這種愛國愛民的一代名將，他發人深省的說了這些，當然也有他個人的深切感慨在內。

龍臺寺以至花園村一帶，由我買下了大片地皮，辦學校，建花園，經之營之，已經成為一處名勝地區。當地民衆，為了感念我建設桑梓，曾經集議將這一帶改名楊森場。我說不行不行，我豈有這個資格。同時我看當地的稻子實在長得好，就給他們取個地名叫嘉禾場。

嘉禾場的子弟，都在龍臺寺公立兩級學校讀書。那天小學生們歡迎吳將軍，還特地舉行一個校內運動會，器械操和各類競賽活動，居然表演得相當出色。吳氏見了哈哈大笑，他跟小學生訓話，叫他們學習我的酷愛運動和發皇事功的精神，將來一定前程無量。

最後一處遊程，便是廣安的第一古剎冲相寺

了。原來廣安城古縣小，却有一處鮮為人知的勝迹國寶，在縣城東北六十里處，面臨渠江，市廛繁盛，聚有四百多家店戶的蕭家溪。鎮外十里，巍然聳立一座隋文帝開皇六年（民前一三三二年），由當時郡守袁君等建立的古寺。

這座古刹早先叫做藥寺，供奉藥王菩薩，藥王是一位長者，名星宿光。星宿光先生長年拿果、藥供養日藏比丘，他的弟弟電光明，也持諸藥供養，於是大眾讚歌，稱星宿光為藥王，電光明為藥上。如所週知，佛家講究三劫，過去叫莊嚴劫，現在稱名賢劫，未來曰星宿劫。而經歷星宿劫後，即有千佛出興。最先出興的是日光佛，也就是定光菩薩，俗稱燃燈佛。因為祂出興時週身有光，就像燃點明燈一樣。最後一位出興的，也就是出興的第一千位神佛，乃為須彌相佛。因為星宿劫後出興神佛達一千位之多，漪歎盛哉。所以佛家還有星宿劫千佛名經，裏面備載一千神佛的名號和簡史。

隋文帝開皇八年，廣安還叫流江郡，袁君等建了藥寺。唐朝初年由皇帝題額改名冲相寺，它供奉藥王，實際上就是定光菩薩（燃燈古佛）的道場。蔚為奇觀的是寺後就山削壁，在整塊的石壁之上，雕刻了維妙維肖，栩栩如生的一千尊佛像。除了這一千尊極珍貴精美藝術品的佛像，冲相寺還存有唐碑五座，宋代題名刻石三十餘處。如明朝的王德完、王璟和黃元白都有題詠。

冲相寺隱藏在冷僻的渠河岸，我們往遊，舍舟登陸以後，一路峯迴路轉，水曲雲深，而層巒疊翠的幽僻地點，但見修竹搖動，山鳥傳音。任

何人到了這裏，都會感到心胸開闊，思慮滌清，飄飄然而有出世之想，把一切功名利祿，全都看得淡了遠了。「靜觀自得，淨我身心」，這真是再理想不過的地方，這也是冲相寺的一絕。

走了一段曲折迂迴的山路，未見寺貌，先就看到一座三楹寺坊，正中間的橫額鐫有「曇華煥采」四個大字。左小坊鐫「獅子山」，右小坊鐫「萬佛堂」。這座寺坊，建成於清仁宗嘉慶年間，由西來和尚募化得來。

大殿上，供奉定光菩薩，有一塊匾額，上書「天地同流」，題端道光中太保余步遠。說起「太保」這個名銜，實在令人感慨萬千，啼笑皆非，照說太保位列三公之一，其位僅次于太傅，有人說太保的意思是「保安天子」，天子就是皇帝，由此可知太保地位之崇高，職責之重要。可是到了寫宋朝梁山泊故事的「水滸傳」上，就出現了一個「神行太保」戴宗，原來在宋朝以前，五代時期，官爵浮濫，奸宄之徒往往冒充官吏，招搖撞騙，朦混一時，吓唬老百姓，因此有「太保滿川，司空滿地」的說法。連管廟的神棍，都以太保自稱。遼代太保的官職越來越卑賤猥屑，凡司賬某官、某部、某郡，統稱太保。於是到了清聖祖康熙二十五年（公元一六八六年）三月，上諭嚴禁五聖廟，革除太保。由此可知太保浮濫到什麼程度？時至今日，太保已成爲不良少年的別稱，真叫人與嗟嘆其不知所云了。

道光中這位題匾額的太保余步遠，名不見經傳，我猜想他極可能是當時冲相寺的廟祝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臺灣鐵路貨運

服務事業之發展

鐵路運輸是純粹交通服務的事業，社會愈進步，經濟愈發展，愈需要完整的運輸服務，以促進貿易與文化思想的交流。鐵路服務的對象，分爲旅客與貨物。貨主將貨物委託儲運機關後，完全失去自己的控制，一切要靠從事儲運人員的服務精神和努力，達到貨主預期的目的。在近代大量消費和大量交換的時代，經過鐵路運輸的貨物，往往亦經過水路公路等多種的聯運，而且除了運輸以外，與運輸效率密切有關的工作，如裝卸、保管、搬運、接送、包裝、改裝、報關、保險、等，都和貨物的安全迅速，與費用節省，有直接影響，爲求謀以最少的時間和費用，完成貨物從一地到另一地的安全移動，完善而健全的貨運服務機構，確有需要。臺灣鐵路貨運服務所，就是爲達成上項目的而設立的。這種以一個貨運服務機構，綜理各種大宗貨物的運輸服務工作，確實節省了不少的儲運組織重疊，及人事和設備等等的浪費，他們已具有數十年的工作歷史，創交通服務事業之前驅，前途發展，實未可限量，希望社會各界人士，不斷指教和予以業務上的支持。